

苏批孟子

蘇老泉著

標點
增補

蘇

批

孟

子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五年七

蘇批孟子

著者

蘇老泉

發行者

上海法大馬路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啓智書局

印刷者

上海法租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啓智印務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改售實價

大

角

因原料飛漲暫照左列售價發售

序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其言爲明道之言，區區以筆法求之，抑末矣！然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熟讀亦可以悟作文之法；所以蘇批一書，操觚家珍同拱璧。老泉嘗有言曰：『詩人之優游，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醕，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皆筆妙爲之也。』筆法而佐以卷軸，落落大家，雄視乎前人；謂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惟老蘇文深得其妙，良不誣矣！第此書之在嶺表者，多漫漶不可復識；彥久欲與一二同志蒐羅參訂，稍加推衍，付諸剞劂氏，然有志未之逮也。壬申省

親南旋，適友人趙子錦江相過道故，出其平素著述一端相示，蓋取蘇批訂之集，諸儒論談，並附以己見。顧曰：『增補蘇批孟子。』博而賅，詳而精，無義不搜，無美不彰；久爲老泉功臣，誠有先得我心者，披讀之下，大慰生平。夫制義代聖賢立言，拜獻先資，恆必由之；使爲文皆根柢於七篇，則不特用筆之工，而義理精明，又可因文以見道。今趙子曰與其徒，朝稽夕考，渙然冰釋，發爲文章，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又復壽梨棗，公之天下，以嘉惠後學於無窮，斯不亦仁者之用心乎？噫趙子之博雅好學，觀其所著，可以知其人矣！

賜進士出身誥授奉直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愚弟何朝彥頓首拜

序

孟子七篇，史記謂其自作，注疏謂其徒所記，二說不同；要其崇正道，闢異端，固韓昌黎所推爲功不在禹下者也。卽以文論，亦縱橫排纂，俯視一切，駸駸乎駕左國而上之。向傳蘇批刻本，約略指點，爲初學之津梁；近錦江趙先生，更從而增補之，字解句釋，於文成法立之奧，抉摘無遺矣。所可惜者：蘇本批點用硃，故閱者了然於心目；趙概用墨，殊失廬山真面。不忖櫛味，爲重校之，俾其復故；且附入孟子年譜全帙，未必非知人論世之一助也。若云趙爲蘇氏功臣，予更爲趙氏功臣，則予豈敢？

嘉慶橘陽相月番禺後學彭德輝藝門謹述

增補蘇批孟子

眉山蘇 洵老泉氏原本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

蘇云一句截住

蘇云婉切

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

蘇云直諫

提

申

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

束上

提下

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宕開搖曳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

蘇云却正就上句分開仁義婉切

不廢；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

：『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蘇云：『兩段波瀾，翻上。前文。就繳。用前語。繳再繳。』

「反」對「利」字。

上句，却
放在下，
亦法。」

蘇云：「
兩句，先
截一正，
住反，一
分兩段，
此節引詩
以釋之，
而明賢，
此者而後
之意。」

蘇云「此篇涉引君當道，得進諫之體。」

此章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固重，尤重破利；開口即以「何必曰利」一句，與之截斷，然後進之以「仁義。」下申言「利」邊獨詳，申言「仁義」邊反略；結處重頓之曰「何必曰利，」直與起處「利國」一問，針鋒相對，結構精嚴。利在則弑奪必至，仁義則遺後亦無。是有利必有害，而仁義未嘗不利也；兩下相形，于「何必」「而已矣」之神，逼得更緊更醒。提處承惠王言「利」來，故接以「何必曰利」句，應處承不「遺親」「後君」來，故接以「仁義而已矣」句。極轉接靈緊之妙。結用前語倒轉，是順逆錯綜法，亦以兩包中間法。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二句一章大旨

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

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

提開

轉合

此節引書以釋之，而賢者雖有之，意不樂。

蘇轍問：「翻節奏，住下，不放去，奔逸。勢，却關。」

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賢者亦樂此乎？」一問，梁王蓋疑賢者未必樂此也；孟子却曰：「賢者而後樂此」云云，就其所欲，引歸正路，用翻轉一層法，妙妙！引詩後，復隱括詩詞，提出「以民力」三字，跌出民情之歡樂；又先將文王之能樂寫透，然後推本偕樂，倒點出所以能樂之故，筆意警動。「偕樂」「獨樂」兩節眼目，「故能」「豈能」亦緊相呼應。上節收用正筆，下節收用反筆，變化。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而已！河內凶，則移

省句法

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

蘇云：「先用一節，宕下。」

，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

蘇云總上七段

蘇云疊上了結一段

蘇云又總一句

蘇云：「就結一段，翻作二轉。」
蘇云：「承上二段，方作一段。」
句，方作一段，結上關。

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盡心」二字，通章著眼處，梁王以救荒爲盡心，孟子故歷舉王道之始王道之成以告之；見王者經畫區處，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不憂乎凶歲，不假於移民移粟，方是盡心。末節極言時政之弊，一則曰「不知檢」，一再則曰「不知發」，一直是全無心肝，何得爲善？都與「盡心」對針。孟子取譬，無不入妙；眉山父子長於設喻者，皆得力於孟子也。「棄甲曳兵」等喻，語語切當；入後「刺人而殺」一喻，妙語更覺解頤。次節起處不接梁王口中語，突出「好戰」，可謂奇峭。「無望民多於鄰國」句，緊承上「鄰國不加少」二句，打轉有力；然先設一喻，方行說出，又不見唐突，妙。文章要整齊，又要變化；不違節，疊排三層，用二句總上遞下；五畝節，疊排四層，亦用二句總上遞下；章法相配，是整齊處。上節正收，下節反收，是變化處。梁王「何也」一問，分明有罪歲意；「王無罪歲」二句，直應起處。「天下之民至」，則不但多于鄰國而已，收應周匝，亦是加倍寫法。

梁惠王曰：「寬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蘇起下者若舞一，承蘇
引證云。一，結關段又上云
繳只句，用解只證云。一，
繳放文，飛此段一

前路以梃引起刃，以刃引起政，淺深相形，見虐政殺人，慘同梃刃也。一路以「獸食」「作俑」，「低一層跌起，見虐政殺人，甚於獸食作俑也。通篇全用。觀跌起法。庖有節，正虐政之實，孟子何以不肯開口直說？蓋借他端遙選說來，使王自認其非，然後舉其弊而痛言之，不惟在我不見唐突，在彼亦深服其言，而無以罪之。自古名臣諫君，或設喻引起，或遠遠說來，皆是此法。「率獸食人」句，語

奇而確，「爲民父母」四字，極鄭重。「不免」「惡在」四字，極尖極冷，「如之何」三字，極悽惋

，極警切。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

應莫強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

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養

教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

不養

，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

不教

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

蘇云：「分兩段。」

蘇云：「承上一段，引證結。」

「王請勿疑。」

開口欲言今日之弱，先追昔日之強，情致悽愴。「地方百里」二句，通篇轉振。梁王只從強弱起見，「如何則可」一問，未免有喪敗之後，難以復振之憂。孟子却橫空落「百里可王」一語，以破其強弱之見，作其有爲之氣；蓋曰王則瑣瑣報怨，不足言了，亦是扶進一層法。王天下在於施仁政，仁政不外教養，「如」字，「可使」字，通節一氣，啣接貫注，筆力雄大；收用長句，更見壯浪。「撻秦楚」句，正與「東敗」「西喪」三句相應。施仁節在梁主邊寫，奪時節，在秦楚賓邊寫。「陷溺」二句，賓主兩邊紐合，挽轉「仁之無敵」，與「制挺可撻」相應，法密而力健。末引古語「仁者」二字，收拾施仁節；「無敵」二字，收拾奪時二節；「勿疑」二字，繳明可王之意，收結完密。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

千古定論

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

蘇云一句答上頓住

引喻

蘇云：「結用前語，又開語。」
句之喻於一
前後之關鎖

「王」字
一章主腦

「保命」二字，一章綱領。

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其如是，孰能禦之？轉正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苗槁

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截住上意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

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

「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

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

「骨子，不忍。」
「子只，不忍。」
「不齊，不忍。」
「一其，不忍。」
「棘以，不忍。」
「反覆，不忍。」
「開出，不忍。」
「詰闕，不忍。」
「數，反句。」

古人文筆
先有在筆
見牛有一
羊力有一
牛一羊力
此一羊力
項下亦猛
者惟金鈴
解得也

「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

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

「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

蘇云就應上後却分兩段

「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

不忍其穀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

此段又合

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

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

蘇云此段又翻文勢至此已抑不振故必揚之

「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

